



流光飞舞

古格：凋谢的繁华

原一军

对于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上的阿里地区来说,札达是一个特殊的存在。这个与印控克什米尔接壤的县城,海拔降到了3700米,温度明显比阿里高原高好几度。8月时节,人们从阿里高原来到这里,就得脱去身上裹着的厚厚衣服。

在每年的夏秋季节,都会有许多人涌入这座偏居一隅的小县城,探访隐藏在茫茫土林深处的古格遗址,领略这个曾经存在了700年之久古国独有的沧桑和美丽。

汽车颠簸起伏,穿行在一望无际的土林中,仿佛黄色海洋中的一叶小舟。过了位于象泉河畔的县城,继续向西行驶约18公里,便来到了古格遗址。

第一次来到这里的人,很难从远处辨认出古格遗址。这座位于象泉河南岸札布让村高高土岗上的城堡,在历经300多年之后,除去几座保存得还相对完整的佛教寺庙外,只剩下了断壁残垣。远远望去,残破不堪的房子和窑洞层层叠叠,使得遗址看上去如同澳大利亚中部荒漠上高大的蚁堡。而同样的土黄色,让整个城堡和周围连绵不断的土林交融在一起,难以分辨。

在札达,放眼望去,满眼是赤褐色的山。黄沙漫漫,在炽热阳光的照耀下,绵延不断、呈褶皱形的土林给人们留下了一种极度干涸的印象。但由于象泉河的存在,为人类在此地的生存提供了最根本的保障。无论是和吐蕃同期的象雄王国,还是后来的古格王国,创建者之所以在此修建都城,无不是考虑到了这一因素。

古格王国和极盛一时的吐蕃王朝有着血脉上的联系。据记载,公元842年,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被佛教僧人刺杀后,吐蕃陷入了规模空前的混战中,随后爆发了平民起义,最终导致了吐蕃的崩溃。其后百年间,吐蕃王室后裔辗转来到偏远的阿里,分别建立了3个王国,古格王国就是其中一个。

经过数百年的苦心经营,以佛教为立国之本的古格,很快发展成为当时西藏西部宗教、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而在其鼎盛时期,古格王国不仅在前人的基础上修筑和发展了札布让王城,还在其周边建造了香孜、达巴、皮央东嘎、多香等一系列卫星城堡,此外还和周边的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等地区发展了广泛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

盛极而衰似乎是历代王朝和帝国难以逃脱的规律。史料记载,1624年,西方传教士安德拉德从印度果阿来到古格传教,古格王室接受了基督教,这一变化导致王室和信奉佛教的臣民之间发生了深刻的矛盾。1630年,临近的拉达克王国乘虚而入,最终导致传位24代、历时700多年的古格王国彻底覆灭,王国都城也沦为了废墟。



底覆灭,王国都城也沦为了废墟。

毕业于西藏大学的80后大学生巴桑次仁是古格遗址的管理员。他说,现存的古格王国都城遗址占地面积大约有20万平方米,有宫殿、寺院,有碉堡、暗道和城墙等军事设施,还有一般居民的住房和窑洞,它们全都依山垒砌,层层而上直至山顶。

整座遗址最上面是宫殿,佛教寺庙修建在中部,大部分居民居住在山底的房屋和窑洞里。而在拉达克王国的军队攻入之后,由于信仰佛教的缘故,仅有红庙和白庙等几座佛教寺庙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宫殿和民居全部遭到了毁灭。

在古格王朝覆灭后的200多年间,古格遗址逐渐被世人忘却。直到1912年,英国人麦克活斯·扬对这里进行了考察。1961年,古格遗址被列入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5年,西藏自治区文管会组织考察队对这里进行了真正的科学考察,掌握整座遗址的详细情况。随后,古格遗址重新吸引了世界关注的目光。

穿过城堡中间窄窄的通道,来到最高处的宫殿区域,当时的古格国王曾高居于此。时光流逝300余年,所有的建筑都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宽阔的王宫议事大厅只剩下了空荡荡的四堵土墙。往下俯视,残破不全的遗址在山脚下延伸。向远处眺望,是绵延不绝如土墙般矗立的土林地貌,宛如黄色的海洋。土林下,象泉河一如既往,缓慢地流向印度。一切都变化了,又好像一切都没变化。只有残破的遗址,让后来的人们凭风临吊,空想一切。



仿佛有磁铁的吸引力一般,古格遗址每年都吸引着成千上万人不远万里来到这里。许多人来到这里之后,最想了解的一个事实是,曾经那么多的古格人,最终都去了哪里?还有没有后裔存在?有人推断,古格王国最盛时拥有十万民众,仅古格都城就生活着一两万人,否则无法供养奢华的王宫和众多的寺庙。即使拉达克人攻进来后,大肆屠杀,也仅仅是把掌握权力、地位较高的王族和官员杀掉,不可能把所有人都杀掉。而离遗址不远的藏尸洞,尸体也极为有限,离遗址最近的札布让村村民也不是古格人后裔,那些古格人最终去了哪里?

对于古格王国拥有十万民众的说法,也有不少质疑。因为即使在今天来说,整个札达县也不过才一万余人。即便荒漠化程度和过去相比加重了,但几百年间,这种变化程度不会太大。在遗址现存的一个寺庙中,支撑寺庙的高大木柱都是一截一截拼接起来的。墙上保留下的一幅幅壁画说明了这些木柱的来源:由于本地难以生长高大的树木,建庙的木柱都来自于印度。当时,古格人把树木截断后,通过人力一点一点运进来。说明这一区域自然条件恶劣、生存环境差,向来是一个长期延续的事实。

古格到底有多少人口,他们最终去哪里了?曾经繁华一时的文明为何会突然消失,仅仅是因为战争的原因吗?要解开这些难解的谜,还需要对古格遗址及周边区域展开考古和研究,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会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穿过城堡中间窄窄的通道,来到最高处的宫殿区域,当时的古格国王曾高居于此。时光流逝300余年,所有的建筑都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宽阔的王宫议事大厅只剩下了空荡荡的四堵土墙。往下俯视,残破不全的遗址在山脚下延伸。向远处眺望,是绵延不绝如土墙般矗立的土林地貌,宛如黄色的海洋。土林下,象泉河一如既往,缓慢地流向印度。一切都变化了,又好像一切都没变化。只有残破的遗址,让后来的人们凭风临吊,空想一切。

新闻速递

《阿勒泰野鸟》科普图书出版

本报记者杨涛利新疆报道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首部以摄影为体裁的鸟类图鉴《阿勒泰野鸟》,日前正式出版发行。

在《阿勒泰野鸟》科普图书新闻发布会上,阿勒泰地委宣传部向阿勒泰市中小学、图书馆以及有关单位赠送了这部科普图书。

阿勒泰地区地表水资源丰富,拥有广阔的丘陵平原、广布的河谷林、荒漠灌木林和农田防护林,这些都为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创造了良好的栖息地。这部由阿勒泰地区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张国强历时十余年艰苦拍摄汇集而成的大型科

普图书,收集了作者所拍摄的阿勒泰地区野生鸟类共达21目61科342种,登载图片941幅,是阿勒泰地区首部以摄影图片为载体的鸟类图鉴,也是这一地区迄今为止图片数量最大的一部以科普为主要内容的画册。

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新疆动物学会理事长马鸣和新疆观鸟会理事长荀军对这部科普图书给予了高度评价。专家认为,《阿勒泰野鸟》文字流畅、图片精美,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对了解阿勒泰地区鸟类资源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图片新闻



“国风归来——周韶华艺术作品展”近日在京举行。展览展出了周韶华近几年创作的60余件作品,其中大部分是新作。《国风归来》系列作品对我国传统文化符号进行改造和重组,把民间艺术元素与当代艺术结构造型连接

起来,使中国绘画形成一种独特的结构和新的图像符号。

展览不仅让观众了解一位86岁老艺术家的文化梦想与艺术之路,更有助于唤起人们叩问传统文化的自觉。

张春燕

桃花故里 美丽田园

——成都市龙泉驿区创建国家生态区速写

◆本报记者张文娟 罗曼 通讯员杨章莉 曾月萌

“四时花不断,八节佳果香”,千年古驿龙泉以自己独特的天然资源孕育着一方水土。作为成都重要的生态屏障,龙泉驿是成都人春赏花、夏品果、秋登山、冬观雪的“世外桃源”。

发展独具特色的“桃花经济”

龙泉驿位于成都平原东缘、龙泉山脉西侧,是四川省成都市的东部主城区,全区面积556平方公里,常住人口78万。

2002年以来,随着城乡统筹战略向纵深的推进,龙泉驿区深度开发农村自然资源,促进结构调整、农民增收,围绕水果产业,一幅以现代科技为支撑、现代经营为基础、现代农民为主体的都市生态休闲农业画卷在龙泉驿徐徐展开。

龙泉驿将当地种植业根经比调整优化为0.5:9.5,花果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以优质水蜜桃、枇杷、葡萄、梨为主的伏季水果种植面积已达28万亩,年产量达到38万吨,形成沿龙泉山脉向南北延伸连绵30余公里的国内罕见的10万亩水蜜桃种植带,以洪安土门、大面蒲草等为中心的7万亩早熟葡萄种植基地,以柏合马坝、洛带宝胜为中心的4万余亩早熟梨种植基地。如今,龙泉驿有39个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认证,17个优势农产品生产基地。现代农业的开发,不仅丰富了农民的“钱袋子”,还装点了龙泉驿秀丽的山水,使龙泉驿成了成都东部的“后花园”。

龙泉驿先后荣获“中国特产之乡”、“中国水蜜桃之乡”的称号。言及“中国水蜜桃之乡”的美誉,就不得不提及龙泉驿自1987年开始举办、至今已经举行了29届的桃花节,每年春暖花开之时,占地18万亩、拥有1700余万株桃树的龙泉驿吸引着四方游客纷至沓来。

如今,“桃花节”早已不再是单纯的花卉节庆活动,她已从最初原生态的观赏桃

花,发展为独具特色的“桃花经济”,深刻地影响着龙泉驿的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

桃花为媒建起汽车生态工业城

桃花是龙泉驿区的一张“名片”,递出去、引进来的是一个汽车产业集群。龙泉在发展上有着更深的谋略:花为平台,打造汽车现代工业基地。

早在第14届(2000年)成都国际桃花节期间,四川唯一的国家级经开区成都经济开发区落定龙泉驿区。2004年,经开区正式进军汽车产业,随着成都一汽迁人,汽车从此成为龙泉的新名片。随后几年,一汽丰田跟来了,吉利汽车火速入驻,沃尔沃重磅落户,一汽专汽、一汽客车、瑞华特等一批整车紧跟步伐,快投快建快产。目前已聚集大众、丰田、沃尔沃、吉利、东风神龙等11家整车生产企业;日本神钢、德国海瑞克等9家工程机械整机生产企业;博世、江森、德尔福等200余家汽车零部件配套企业及哈曼、孔辉科技等30余家汽车高端研发企业。汽车产业在龙泉快速崛起,带来了当地经济的快速提升。

2012年,龙泉汽车产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千亿元大关,2013年纯汽车制造业迈过千亿门槛,2014年整车制造业跃上万亿台阶,全区GDP总值达到944.6亿元,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2.9799万元和1.5649万元。

快速发展的龙泉驿,并没有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单纯追求经济发展,而是从一开始就把国际汽车城一定要建成一流生态城作为龙泉驿区的发展取向。经开区统筹发展局副局长胡洪刚表示,经开区从一开始就坚持以循环经济为经营理念,以ISO14001标准为管理方法,在招商引资中,始终坚持绿色招商,实行环境保护一票否决制和项目筛选制,大力引进产品关联度大、资源能耗低、环境污染小的项目,对不符合产业政策、环保要求和园区发展方向的项目坚决放弃,为开发区生态建设提供了重要保证。

2012年,中德“开发区能效和产业共生”项目放在了成都经开区。“项目经费不

多,主要用于聘请国外专家授课。”胡洪刚称,比钱更重要的是引入德国经验。经开区精选11家园区企业,成立了第一届能效网络小组,能效小组根据不同企业的情况,提出了108条能效整改建议并做了投资回报测算。据统计,11家成员单位共投入节能改造资金860.9万元,实施了19个项目,实现节约电356万度、天然气88.7万立方米、氢气8万立方米、水4.8万吨。

在促进企业节约水、电、气等能源的基础上,经开区又按照德国理念,通过推进企业之间的合作,实现“产业共生”。“产业共生”即让园区内的企业织起一张“废物”交换网,如今固车轮生产过程产生的钢屑,被另外一家企业收购作为熔炼的原材料;九鼎科技与拓鑫玄武岩的含铬废水利用余热处理项目,金固车轮、神户钣金与云内动力的废钢材产业共生利用项目等。这些项目为企业处理物资以及能源提供了新的途径,使得园区的物流、能量流得到了高效循环利用。据悉,通过中德合作,龙泉驿每年节约能耗3305万度电,直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万吨。

龙泉驿不断在汽车工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上找平衡点。不仅与德国进行合作,打造汽车循环经济产业链,龙泉驿还积极探索“中法成德生态园”项目,同法国在节能环保、生态建设的基础上拓展经贸投资合作。2014年,成都经开区经环境保护区、商务部、科技部正式批准同意经开区建设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

让百姓享受“现代桃源”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坚定不移抓好以汽车产业为龙头的经济跨越发展的同时,龙泉驿区坚持不懈、科学规划、创新机制,加大投入,建设田园生态城。

2008年,龙泉驿启动生态区创建工作,因地制宜编制了《成都市龙泉驿生态区建设规划》,运用“反规划”理念,先行划定生态保护区域,科学界定城市发展边界和工业集中发展区边界,为生态保护提供了刚性的制度约束。通过坐标定



位和竖立界标的方法,将生态红线边界精确化,形成实体化的生态红线,确保生态红线边界的准确性和可操作性。此外,龙泉驿以每年投入不低于地区生产总值3.5%的财力用于生态文明建设,并将生态创建纳入年度民生工程进行目标考核。6年多来,龙泉驿区累计投入生态建设资金100多亿元,城市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龙泉的天更蓝了:通过采取工业企业污染治理、城市扬尘污染治理、机动车排气污染治理、餐饮油烟污染治理、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等六个方面的重点工作,龙泉驿环境空气质量明显改善。

龙泉的水更清了:全市建起五座大型污水处理厂和12个乡镇集中式污水处理站及其配套管网建设,形成了日处理16万吨污水的能力。加大对排污口的监测和监管,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完成陡沟河、鸡头河等20条黑臭河渠治理,通过对13大类21个项目实施饮用水源水质自动监测,对地表水16个断面水质进行监测,目前,龙泉驿主城区、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分别达90%、80%以上,水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龙泉的山更绿了:通过实施“退果”还林、“退耕”还林、“退人”还林,龙泉山生态修复工程和龙泉山植被恢复等生态建设工程,进一步夯实了龙泉山作为成都绿色屏障的良好生态本底。2014年,

全区森林覆盖率达41.25%。依托龙泉山生态绿海和生态带,龙泉驿构建网络化生态格局,使市民从任何一个生活点和工作点出发,走路10分钟,就能到达一处公园绿地。

这样的成绩得来不易,龙泉驿区环保局局长陈诗德深有感触地说道:“管理和不管理的效果绝对不一样。”

生态移民 让脆弱山区休养生息

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生态文明建设与优化国土空间的开发格局、推进绿色城镇化等多个方面结合紧密。

龙泉驿区山区面积236平方公里,42.45%的土地地质脆弱,山区地质灾害点多达411个,贫穷与灾难始终与山区百姓相随。龙泉创新性运用“农民下山,生态上山”的生态移民方式,不仅有效地破解龙泉山森林植被恢复土地资源不足和成本过高的两大难题,还成为推进绿色城镇化的先进典型。

与其年年抗灾救灾,不如移民下山进

城,主动避让。以万兴乡三兰村为例,全村1646人,整理宅基地362.1亩,项目投资4.1亿元,产生级差地租10.8亿元,实现了生态移民资产增值。

在帮助下山农民实现生产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上,龙泉驿区定了个“三充分”原则:充分就业、充分安居、充分保障。为了解决村民的就业问题,下山前,政府就开始谋划,抓好村民就业培训。下山后,政府帮助他们找好岗位,实现多元化就业创业;同时,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下山后每个人有10平方米商铺,并实现股权量化到每个人头上,为村民支付物业费、年终分红,并以此发展大的产业,为村民提供安居就业的长期保障。

生态移民的创新,终止了重建与损毁的循环怪圈,移民农民山区宅基地拆除还耕,山坡地退果还林,山区生态得以休养生息。例如,万兴生态移民村被恢复示范区,4000多亩银杏、杨梅、天竺桂、桂花和玉兰,把曾经缺水、干旱的红土坡装扮得郁郁葱葱。

政府打造出的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每个百姓最公平的公共产品,也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城乡面貌巨变带来的惬意生活,让生态文明理念,正越来越深刻地被龙泉驿人理解并实践。百何争流千帆竞,桃花源里谱新篇。为了让龙泉驿成为世界级汽车产业城和国际化生活品质城,桃乡千群正全力以赴。